



3月27日晚,中国音乐剧《蝶》在韩国首尔世宗文化会馆隆重上演,掀起了《蝶》之旋风。世宗文化会馆社长李清胜说:“《蝶》的创作与成功改写了中国音乐剧的历史,也极大地丰富了韩中文化交流的方式与内涵。”

音乐剧《蝶》改编自中国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它以中国本土音乐风格为基调,在编排和舞美等方面吸收西方音乐剧的精华,鲜明的人物特色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使整部音乐剧实现了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融合。《蝶》剧还穿插了阴谋、仇杀等剧情,而“蝶人”元素的加入更使该剧富有极强的魔幻色彩,可以说是对传统《梁祝》的一种颠覆和艺术再造。《蝶》与《梁祝》的主题一脉相承,“我相信,于是我坚持”——这句《蝶》剧的经典唱词,对剧目的主题和爱情的美好作出了最恰当的诠释。《蝶》剧最后一幕是男女主人公化蝶的重头戏,剧场内放飞500只蝴蝶的场景将全剧推向了最高潮。

首演当晚,世宗文化会馆座无虚席,近4000张门票一售而空。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掌声经久不息。韩国观众金庆姬女士对记者说:“太精彩了!这是我第一次观看中国音乐剧,没想到它的制作如此优美,内容如此感人。尤其是现场放飞蝴蝶那一幕,感觉就像置身于童话世界。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优秀的中国音乐剧来韩国演出。”数百名观众在演出后自发地聚集在剧场大厅,等待领取演员们现场签发的宣传海报。海报签发完了,没有领到海报的观众排成长队,和演员们握手合影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也许是剧中的爱情主题引起了韩国观众的共鸣,也许是“我相信,于是我坚持”的信念感染了韩国观众,一部新编的中国音乐剧《蝶》在被誉为亚洲音乐剧中心的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该剧制作人李盾在讲述《蝶》的创作过程时感慨道:“《蝶》的创作历时10余年,来自6个国家的主创人员终于在去年将《蝶》打造成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经典作品并与中国观众见面。今天,《蝶》剧甫出国门,就来到音乐剧观赏水平较高的韩国,可以说,经过15年的漫长等待,中国音乐剧终于在韩国破茧成蝶。”

音乐剧在韩国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每年在韩国上演的音乐剧多达180部之多。韩国不仅是亚洲音乐剧的中心,也是世界三大音乐剧市场之一。起初韩国人不大相信中国人也能搞音乐剧,许多人甚至以为中国的音乐剧就是京剧。直到2008年7月,《蝶》在韩国第二届大邱国际音乐节上精彩亮相,一举夺得组委会最高奖之后,韩国才开始对中国音乐剧刮目相看。当时,就有9家韩国文化传媒公司主动要求与《蝶》剧制作方松雷集团进行合作,将《蝶》引进韩国。松雷集团最终决定与韩国的NDPK公司进行合作,使《蝶》终于能够在韩国艺术最高殿堂——世宗文化会馆进行公演。

韩国音乐剧起步早、观众基础好、创作水平高,这都为《蝶》剧走向世界树立了榜样。《蝶》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引起轰动,主要缘由有三:一是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有着

深刻的历史渊源,《梁祝》在韩国广为流传,而韩国经典名著《春香传》又与《蝶》都是以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很容易引起韩国观众的强烈共鸣;二是《蝶》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与韩国观众的心灵息息相通,观时倍感亲切;三是《蝶》兼容了东西方文化之精华,将国际顶级水平的舞美、灯光、多媒体技术与浓郁的中国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令韩国观众耳目一新。连韩国的《东亚日报》、联合通讯社等媒体都纷纷称赞中国音乐剧走上了开创之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韩国音乐剧评委会一致推荐,《蝶》将代表亚洲参加今年的美国音乐剧节。

首演式当晚,观看演出的韩国总理府国务室国务次长朴永俊先生对投以巨资打造《蝶》剧的松雷集团董事长曾庆荣女士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赞赏曾女士为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称这是中国民营企业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精彩事例,是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爱国精神的完美体现。

据悉,松雷集团已准备在今年9月将韩国原创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引进中国,让中国的《蝶》和韩国的《巴黎圣母院》同歌共舞,携手谱写中韩文化交流的崭新篇章。

《蝶》剧在韩国公演引发的轰动是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成功例证。《蝶》剧在打动韩国观众的同时,也为中国民族文化在海外赢得了尊重。

题图:《蝶》在韩国首演大获成功,演员们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谢幕。

莽九晨摄

抵达巴黎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登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曾是载入城市发展史册上的世界最高建筑。今天,虽然铁塔的高度已不再领先,但魅力依然不减当年。100多年间,为了与巍峨的铁塔相匹配,在它的四周开辟了广场;为了方便游客登临,铁塔安装了观光电梯;为了炫耀夜晚的雍容华贵,整个铁塔都被橙黄色的灯光所装扮……埃菲尔铁塔彰显的“视角霸权”,使每一个置身于巴黎的人,在任何一处,任何时候,都不能躲避铁塔的身影,以至于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也感叹:“欣赏巴黎之美,最好的地方就是站在铁塔上,因为只有这个地方看不见铁塔。”

埃菲尔铁塔是18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世界博览会的前身)而建成的。作为博览会主办方,当时法国政府的出发点是“要做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能够象征19世纪技术成果的作品”;而作为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的目标也很明确:要建造一个世界上最高的旗座,把法兰西三色旗插到300米以上的高空。于是,埃菲尔的设计方案在700多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从动工到落成,埃菲尔铁塔一直伴随着争议。最为典型的是,作家莫泊桑甚至联合法国几十位文人联名向政府抗议。主要理由是铁塔有损巴黎的风雅和古典审美法则。然而,埃菲尔铁塔却在“不和谐”中和谐地融入了巴黎,并且夺去了法国为庆祝大革命100周年而举办世博会的所有光环。

据说巴黎是文化古都,埃菲尔铁塔却在“不和谐”中和谐地融入了巴黎,并且夺去了法国为庆祝大革命100周年而举办世博会的所有光环。

望铁塔 寄祝福

戎章榕

划就已经确定,100多年不曾有大的改变。城内普通建筑的任何维修和改造都须经过严格审批,同时还要保持原有的风格。然而一旦改变,就颇具颠覆性。埃菲尔铁塔的与众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似乎胜过了巴黎城中所有以往的建筑杰作。法兰西文化的实质是包容与创新,由此可见一斑。

百年铁塔未因世事变迁而失去时尚代表的美名,也未因岁月流逝而黯淡了昔日的风采。它那高耸、浪漫的风韵成了法国的化身,凝聚着崇尚创新的法兰西民族精神,弘扬着近代科技文明的伟力,散发着巴黎城无穷的文化魅力。同时,也因为有了世博会这样一个创新的舞台,

从曼谷郊区考察现代农业归来,陪同的当地官员巴立·克莫建提议去看看“风筝大赛”。放风筝是泰国的一种传统习俗,政府规定,每年的农历2月为全国“风筝节”,这期间,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风筝大赛”。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国王杯”、“京都行政署长杯”两大奖项。

乘车来到曼谷的民主广场。但见广场上人山人海,其中既有泰国人也有外国游客;仰望天空,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风筝像一只只调皮的鸟儿在展翅翱翔,把天空点缀得缤纷绚丽。巴立·克莫遥指空中一一介绍:这是色彩艳丽的“金翅鸟风筝”,那是形体机敏的“蛇风筝”,还有妩媚多姿的“蝴蝶风筝”、变化多端的“蜈蚣风筝”。有一种风筝硕大无比,飘在空中发出悦耳的鸣叫声,那是泰国有名的“杜杜风筝”,它不参加比赛,而是用来观赏的。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广场西侧,我们看到有两队风筝爱好者正在“斗风筝”。只见他们一个个手牵线绳和木滚,仰望天空,收放自如。泰国用来比赛的风筝分“雌雄”两种:“朱拉”为雄风筝,五角星形状,体型巨大,飞翔起来速度快、力量足。“朱拉”的对手是拖着菱形长尾的雌风筝“北甲堡”,“北甲堡”的特点是以柔克刚,体型小巧却别具战斗力。雌雄风筝空中相遇,以把对方拖倒在地为胜。在风筝比赛中,时机的选择、操纵的技巧、力度的掌握以及风向的利用等,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两支队伍战斗正酣,只见一组人手中放飞的“朱拉”风筝在两名青年的操纵下,像老鹰一样在空中展开庞大的羽翼,凶狠地向另一组人放飞的“北甲

才为人类的梦想插上了翅膀,造就出永远的埃菲尔铁塔。

铁塔下,我任由思绪穿越时空,飞向将于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眼前的埃菲尔铁塔似可以成为借鉴。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若要探源寻踪的话,这一理念得益于西方经典思想家的启迪。古希腊贤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更好。”那么,上海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又将秉承一种什么样的理念?承载当今人类怎样的追求与畅想?会否像埃菲尔铁塔一样迷人和不朽呢?

肇始于1851年的世博会之所以历经150多年而不衰,是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并在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上不断开拓前行。有句名言叫作“一切始于世博会”,世博会汇集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最新潮的产品,而它又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建筑本身,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发开拓进取的理念和变革创新的光芒。惟有创新,才是世博会亘古不变的灵魂。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为上海世博会建造的中国馆“东方之冠”也于2007年12月18日破土动工。这座红色斗拱形建筑“用不具象的形式诠释中国建筑与文化的联系”,它能否承载上海世博会的使命与追求?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交一份“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满意答卷?我们期待着,也送上由衷的祝福……

旅人心语



忙趁东风放纸鸢

钱国宏

堡”风筝冲去,接近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个“狮子大张口”,将“北甲堡”风筝死死咬住!两只风筝在空中因较力而发出扑啦啦的“怒吼”,看得广场上的人群发出阵阵惊呼!那只“北甲堡”也不甘示弱,在箠绳的牵引下,灵巧地扭动着身子,像鳄鱼一样摆脱了“朱拉”的“魔爪”,转而用尾翼下垂的绳套将对方紧紧箍住,就像蒙古族勇士在草原上套马一样。“朱拉”没有料到对方会来这一手,惊慌之中,忙撒身闪过,可是为时已晚,长长的箠尾被对方死死套住,失去了平衡,一个“倒栽葱”从空中栽了下来。另几处几只小巧的“北甲堡”正在围攻一只强大的“朱拉”,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还怕群狼”。不多时,那只“朱拉”也“折戟沉沙”了!

人群中又响起一阵欢呼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明媚的阳光下,泰国人在湛蓝的天空中放飞着梦想,收获着对未来的希望,愉悦身心的同时,体味着生活的甜蜜与美好。

我眼中的索马雷总理

高锋

总是对中方的请求积极回应,并支持华侨华人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

索马雷的对华友好情谊与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出身贫寒,在家乡卡罗村经常参加劳动,后担任过小学教师和市电台广播员。青年时期的索马雷亲眼目睹了巴新人民在殖民统治下遭受的压迫和歧视。1967年他创建巴新联盟党(潘古党)并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断然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投身于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中。他以特有的人格魅力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1973年出任巴新自治政府首席部长。

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领导人不同,索马雷拒绝接受宗主国起草的宪法,而是设立了由他亲任主席、主张社会主义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考虑到巴新民族众多并有被不同国家统治的历史,他还依据宪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地方自治制度,从而在照顾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凝聚起各民族的人心。

索马雷的这些鲜明特点——坚定的政治立场、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和能上能下的平民作风,使大多数巴新选民于2002年将执掌政府帅印的选票再次投给了他。

索马雷新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国家独立后的首个中期发展计划,采取紧缩财政开支、降低企业税收,鼓励企业出口的宪法政策。在外交上他提出了“向北看”方针,重点发展与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关系,使经济走出长期困境,出现连续增长势头。2007年大选中,索马雷再度获胜,从而成为巴新独立以来首位连选连任的政府总理。

澳大利亚著名评论家瓦尔说,作为国父,“索马雷的政治纪录不仅在巴新而且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都是空前的”,他连续40年当选国会议员更是罕见的”。索马雷自己说这取决于他审慎的性格和“真正了解我的人民”。他喜欢游泳、爱打高尔夫球,常与子孙辈一起玩,他的体内永远充满着活力。

索马雷此次访华是他长期对华友好政策的继续,也是他坚持“向北看”方针的具体体现。中国 and 巴新两国政治上友好,经济上互补性强,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都有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相信索马雷总理此次访华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国际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ele.com.cn

东京新宿中央公园的一角,百余流浪者秩序井然地排队,站在一旁消受领取的饭菜,然后极有秩序地收拾碗筷,卷起铺在地上的塑料布,细心清扫洒落的残渣。事毕,风一般地消散于街市,痕迹全无,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流浪人,在日本是指因故失去住房,以公园、道路为生活场所,在公共设施如地下通道、桥梁下起居的“无家者”,亦称“野宿生活者”。新宿的中央公园里,常有流浪人来此歇脚,他们或背着行囊,或推着购物小车,漫无目的地在园内缓行,纸板、被褥、衬衣、水瓶等是起居的全部家当。散见于园内的用蓝色塑料布搭建的窝棚——“蓝宫”,亦是少数流浪人破例被允许在此栖居的场所。这些身无隔夜粮的人们,白天彷徨于闹市、地下街道,夜深时围上纸板入梦,朝霞升起时又没有了踪影。

日本是个重视秩序的国度,凡规模大点的集会都在警察的掌控之下,即便是百十来人的慈善供餐活动也有警察在旁观察。我走过去请教,警官倒也诚恳介绍。他说,供餐活动是志愿者团体组织的,每个星期天傍晚都请流浪者前来充饥。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有不同的个人背景,有长期失业者、经营失败者、家庭破裂者、赌博上瘾者、酒精中毒者与生活失意者等。日常捡些纸箱、啤酒罐、旧杂志等卖点钱,也靠政府或慈善团体救济。公园是公共场所,尽管市民希望他们离开,但这些人不找麻烦,出于人道只好网开一面。



孙东民

一周后的傍晚,我又去了新宿公园。公园一角,流浪者们已排起约摸200来人的长队,队旁摆着募捐来的供自由选取的衣物,几位义工向大家分发记有4月初日程的传单。排队者看来习惯了这种活动,彼此间话不多,静静等待晚上7时开始的供餐。

组织这次供餐活动的是NPO团体“新宿联络会”。一位中年男子见我拿着相机转悠,便走过来说,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们领导。我知道流浪者彼此间对个人隐私讳莫如深,采访更是困难。能与他们的头儿接触,当然求之不得。新宿联络会的代表叫笠井,50来岁,建筑工人出身,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失了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遇,促使他走进志愿者行列,一干就是15年。他告诉我,这个联络会成员有10多人,其中有学生、妇女、工人,也有失业者,从事诸如募捐、健康咨询、供餐等活动,目的是“为新宿的野宿劳动者寻求生活与就业保障”,协助回归社会,住进“有屋檐”的场所。

联络会散发的题为《迟到的春天》的

传单上说:虽说尚有春寒,但即将迎来赏花高峰,日本将在一年一度的赏花中开始新年度。政府正在制订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对策,东京当局虽从国家领取了巨额创造就业资金,却与我们无缘……不要说俺们不应赏花,无钱的穷苦人更需要人和,俺们也要举办赏花之会与同伴祝贺春天。提醒大伙留意健康,有病早看;还有,赏花季节纠纷多,增多的醉客也是新宿的风物诗……

日本全国的流浪人有两万多,其中东京都有4000人。日本的流浪者不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乞讨者,不携家带口,而是单身独处。其中有95%以上是中老年男子。他们不同于乞丐,长期的“耻文化”背景,让流浪者视伸手乞讨为耻,虽蓬头垢面但不邋遢,虽四处流浪而不失尊严。高学历社会下,日本流浪汉的识字率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专注于书报,津津有味地阅读财经类报章的流浪者大有人在。

日本流浪人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其中既有赌博、负债等个人背景,也有社会因素。流浪汉也随经济浮沉而增

减。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劳力需求减少、城市的中产化、收入差距拉大、非正规工日增加、失业增加等是重要原因。为解决流浪者问题,200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支援无家可归者自立特别措施法”。2004年后,东京都对流浪者推行了一些保障措施,如建立紧急临时保护中心、提供健康生活咨询等,但仍有诸多课题等待解决。虽然就业自立是复归社会的前提,但老龄者找工作极为困难。流浪人可以干些卖杂志、捡资源垃圾等活计,但最近捡纸箱也不是免费了,啤酒罐等资源垃圾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再生资源,随便拾取有犯罪之嫌。困苦的生活,导致每年都有数百流浪人冻死路旁,日本近年每年有3万多自杀者,流浪者是其后备军。

樱花盛开期来临,越来越多的赏樱人来到新宿公园,花前树下铺席占地,在暖春下与亲朋好友畅怀小酌。与赏樱人的地席一路相隔的是蓝色帐篷,时人不知流浪苦,只把窝棚当“蓝宫”。流浪人如同“用尽了油墨的圆珠笔,什么也没写的空白笔记本(日本记者语)”。他们坐在公园椅子上发呆或慢吞吞走路不仅仅只是因为饥饿,更因为对人生的失望与无奈。

都厅与公园间有条小路,一天午间路过时,见路边坐着个老汉,边吃饭边赏樱花。突然瞥见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书名分明写着《寻找希望》,脑中遂浮现出鲁迅的话:“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题图:散见于新宿中央公园内流浪人居住的“蓝宫”。

孙东民摄